

清朝駢體正宗

上海文瑞樓印行

清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十

南城曹煥賓谷原選

鎮海

姚燮某伯評
張壽榮鞠齋參

。西魏書後序

凌延堪

南唐謝蘊山先生撰西魏書二十四卷凡紀一表三考四傳十二載記一既成以示延堪命為後序延堪受而讀之終篇乃作序曰夫班馬以降紀載迭興自宋逮元史法漸失主文辭者其弊或至于空疏寄褒貶者厥咎遂鄰于僭妄雖家自謂繼龍門之軌人自謂續麟經之筆然求諸體例尋其端委罕有當焉先生以金匱之才歷石渠之選網羅放失于千數百載以上編次事寔于二十餘年之中有休文伯起之明備無子京永叔之簡陋卷帙不廣條目悉具編年紀月以經之旁行斜上以緯之詳于因革損益著其興衰治亂洵足以存南董之權度為東觀之規矩者矣約舉大綱其善有六載繹微旨可得言焉夫承祚以武王作紀而孝獻辱主范史升之房喬以文帝繫年而高貴沖人陳志進之良以帝系所關義無漏略未聞拓跋末造附載于字文水運季朝借垂于木德而長安四主竟之專書且因

左武懼高散
奔依宇文泰
於關中永熙
其年號也孝
文名寶炬字
文泰立之孝
靜名善見清
和王寶之子
高氏立之於
鄴是為東魏
天平其年號
也
詞旨曉暢切
理處心
氣揚果飛

此附不泛敷
佐有法
論義崇閣所
謂理不謬極
其枝字不妄
行其辭

有延壽總錄之北朝遂可置佛助就刪之西國乎是曰補闕其善一也寶符已禪
于延康志士猶尊章武神器久移于天祐後人尚右昇元何者聊紹劉宗覽延唐
祚況夫出帝儼存清河遽立永熙未改天平遠元然則抑彼鄴下扶茲關中齊寶
炬于天王廟善見于列國方之蕭常謝陞之表章西蜀陸游馬令之纂輯南唐孰
短孰長必能辨之是曰存統其善二也至于仲達子上篇不見于當塗獻武文襄
傳不列于元魏功業雖著人臣以終圖錄詎膺帝制乃僭按其時世固有依違揆
諸史裁寧云久協于是除太祖之追美大書黑獺削唐紀之溢稱直登李虎發古
人未發之公挾前史未挾之隱是曰正名其善三也若乃卿士之設悉倣周官詔
令所頒咸規大誥始祖配帝聿崇郊祀之儀屬國來王爰脩聘覲之典或同時所
未遑或前代所希有講明古禮尤宜愛惜而今孤乏志湮墮良多所幸者杜若卿
典標八目偶存棠谿之碎金子志常志實五朝間具崑山之片玉表集孤腋冠聚
鵲毛是曰蒐輯其善四也管幼安誤收國志本末仕曹松叔夜濫入晉書何嘗臣
馬又若齊社屋而叔郎西行陳鼎遷而德章北面而王晞仍存于河朔袁憲莫攬
于江左凡此之類更僕難終徒豐其部未良其限故万紐效績于荆襄究非魏之

大言笑矣有
闕世道之文

總求四語括
盡是書之美

勲舊尉遲建功于庸蜀自屬周之臣子但錄其事不載其人是曰嚴界其善五也
母邱諸葛魏室之蓋臣劉東袁粲宋家之誼士以及子勛舉義攸之勤王衡其終
始都無可議乃或以忠作叛以順號逆皆是曲筆豈為讜言猶之孝武謀去強臣
非為失德而橫謂斛斯椿為羣小王思政為譎佞巧言亂其黑白俗語流為丹青
不合不公未足為訓今一洗之概從其實是曰辨証其善六也因是六善運厥三
長集簡冊之遺聞闡古今之通論其考紀象也兼正光之推步較天象而益精焉
其考疆域也訂大統之版圖較地形而更密焉其考氏族也釐代都之門望較官
氏而尤詳焉其封爵大事諸表也則于魏書所未備者取法于遷固而加覈焉是
書也雖鄧知幾之苛于論世必當首肯鄭漁仲之嚴以律人亦為心折者矣夫八
代之書具存南北之史復撰宋景文之新書自劉昫同著薛子平之舊史與歐陽
並傳矧紹統續志可輔范詹事之全書太素逸篇曾入魏著作之闕卷行見儲于
中祕彙在上庠夫豈柯奇純之等所能望其肩背王損仲之徒所能窺其堂戶也
哉用是撮其體要綴諸簡末俾後之讀是書者有所考焉云爾

持論允措辭醇

某伯

。倉部集序

語不離宗言
之有物

雅瞻
以托筆作烘
染之氣動宕

簡練有法

瘦銅先生奉簡書聲穀用之明年瞻咨所注展采維勤績既茂乎負程業靡輟乎
墳典撰斯篇第表曰倉部酌羣言于大雅副墨恒新沐五日以多聞殺青甫竟蓋
嘗蒐輯百氏綜覈萬變而且軌跡所歷川原延其麗贖神明所驚風雨覺其奇懷
將草堂小集具覘晚律之嚴秋水南華莫喻津言之妙者乎予惟以集紀官君子
敬食之義也。以意逆志昔賢識詩之法也古者邦賦有稽出納以制京坻統于左
藏簿領析于羣職司農治粟肇西漢之稱掌庾承周世南陽之族莫不周知品式
稟取平亭國家寄耳目于曹司謹蓋藏于局鑄賙賜以給稍食以裕于是贊彼計
相簡爾近臣部居別隸以胥徒歲會遞嚴其政最方諸繇最率弟子而雲來警在
軒縣進工員而驚集然而珥一雙之管地遠承明射十五之星班輸清要故有簿
書叢委心計龜皇沾沾乎肉食之謀汲汲乎瓜期之代世無平叔儼自託于材臣
雅有李常未必推為文士亦足慨已先生盱衡政劇跌蕩文采懷印綬而首公處
脂膏而莫潤英英會府必中嘉量之名塞蹇散車姑後滿家之祝他日者書方受
質足膺咨度于甘泉司祿闕官佇補筭疏于北海僕也韓陵餘慕差免驢鳴丁虞

小文終悲鳬續偶逢傾蓋猥承授簡輒不自涯述為茲序。編排官閣有羨于玉符裁答書。邇憲慙于沈約庶幾金閨碩彥諒我溝瀾王食諸司同其仰止。若夫楚謠漢風魏製晉造骨體之殊旨趣之遠則作者詣力有獨偉焉亦無俟末學之侈陳云。

端整而能宕逸

某伯

。經晚詩叢序

朱文翰

僕聞泰山之雲觸石而雨昆侖之水蒸氣為霞防邱蠻雉之草食焉不飢瀟湘洞庭之樂聽之忘老妙哉旨乎蓋超乎埃壘則逸性必適脫然畦封則芳聲頓遠雖復還回域外阻格華中而一州之第無慙羣雅之材斯得況乎游道同趣出門有功將和氏之璧匪獨耀于郢握夜光之珠詎專翫于隨掌者乎方今

聖天子御宇五十有五載皇人策幣海國來庭則有朝鮮趙君芝園從教士之徵副用賓之選谷子雲之筆札阮元瑜之書記方且沉研慕乎劉向該博師夫馬融回翔入幕府認紅蓮儼雅修儀聞依青瑣之事而竣邂逅相遇鷦也愉焉主敬主慎論卽爾一心之義何敢外交際八荒同軌之時未嫌私覲君子亦有取焉知者

述事寫情意
致纏綿讀之
覺清吹徐來
秀永無會全
人應接不暇

弗之非也。于是挹其標格，則衣艷蘭子，叩其邑居，則鄉名栗里。淵明之望琴德為優，清獻之家鶴糧差給。有經畹詩叢二十卷錄若干首，以為贊焉。拙速工遲，張率則能兼二子。緩韻綺捷，劉繪乃別開一門。傳曰：「使能造命，登高能賦，此其選也。」彼夫波弋之香，眉峯無于五寸，沐膏之指，幻浮屠于十層。方茲所詣，曾何足云。且夫樂浪城高，元菟郡古，長岑頽砭，蘊美璞于遙年。列口盤盂，濬奇瀾于絕澗。生其間者，脩學好古，感物造端，乃至藏之名山，副在京師。良不負聲教之覃，抑亦得江山之助者與。爾乃曳綸五兩，班荆寸旬，託柔翰以通辭，擊蠻箋而奮藻。窺鳳隻羽儼覲全相，見虎一文。用規完體，旁及雜服。博我鈍聞，四座榮觀。異音同歎，然而鴈回人遠。條風之律，頻催景遽。情盤空谷之芻，已東漱仙槎之露。逝矣波橫，望帝鄉之雲。倏焉雨別，翩翻鳥笠。花解笑人，約束緇書。攜滿馬，憊憊塵躅。乞此數行，采采蘭心。思君萬里，僕通籍金閨，與瞻蕩節。未讀張騫出關之記，永懷鄭僑獻衣之忱。今者周京闕下，敢於太叔九言。他年吐谷牀頭，容有子昇一卷。

竟體醇粹

景伯

著簪錄序

朱文翰

清思萬遠
永懷孤

望陽

覽京事意
悲壯
底詞佳婉有
聲有色

今夫台雲者龍命呂者律堦歎壘盈餅蟹雲賦月魄上蝕珠胎下虧銅山西摧洛
鐘東應林蠻嘯侶鶴去則猿孤晚欲揚芳蘭長而蕙感物情既爾人事亦然是以
聖若宣尼未忘懷于逝者達如莊叟猶寓慨于歸人蒼簪錄一編此其志與先生
城東碩隱江表清才薛峰升屈宋之壇書勢辱斯水之席舊游汗漫鼓柁瀟湘壯
歲悲歌据鞍燕趙于是吳縞鄭紵浸廣獻酬巴曲郢歌亦多賡唱高衛比峻而崖
岸可階澗沼同清而波瀾不竭一笑為樂久要不忘交以性情座無班位舉席間
之譚膳宰皆賢議堂上之書輪人亦友晨暉夜燭春煦秋陰居或駢蹤行常疊跡
復半面千里微瞬十年念勝引而求衣積幽思而約帶而班荆郊外幸接音塵落
月梁間疑照顏色是則相思命駕將弭減于舟車自遠遺書可乞靈于魚鴈者矣
夫何生存華屋俄頃山邱雨別蒼茫風流銷歇望飛雲于隴首難遣停雲攢芳草
于天涯偏驚宿草沉吟小劫便是滄桑陶寫中年苦無絲竹宜乎因言見志成陸
機歎逝之篇賦詩斷章取衷皆補亡之義不施藻績各舉廉隅下筆典裁發辭哀
斷傳襄陽之耆舊無如世何記荆楚之歲時大有人在嗚呼經年花雪有夢相依
聲地風烟其心不朽昔鍾期既隕伯牙為之去琴僧起云徂延伯不復能戰死生

大矣感慨係之何必昭文之氏始悟成虧織素之家方悲新故夫覆水無收流光不駐眷言疇昔誰貽續命之絲珍重交遊願進長生之藥倖茲風義壽彼雕鐫快挂劍于延陵代東芻于空谷自君草創畧同丹篆之書空有客坡尋定勝青棠之蠲忿云爾

抑塞磊落可當斫地之歌

某伯

。儀鄭堂遺文後序

朱文翰

乾隆丙午冬外大父喪歸自杭將卜厥窆十有一月舅氏驛軒先生卒春秋三十有五嗚呼袁公祖謝尚羈南越之魂羊子行吟載隕西州之哭修焉得耗誅愧無文遂繼綬以彌年致愴懷于宿草念鄭鄉千載允有傳人悟遷史一鵬願言軼事矧七篇之橐

朱氏所錄
文僅七篇

儼存其圭臬百行之札猶置之懷襲匪予小子其誰測先

生矣乎先生諱廣森字東仲別字驛軒父諱繼汾昔辭臚仕謝甘泉之車晚定遺經輯崇山之簡先生其第三子行聖公諱傳鐸之孫也通眉早異秀骨特殊偉初步于龍文襲奇徵于麇緘蓋珣珩之美聖神之童放古而準厥聲靡忝焉嘗以書于東原姬傳兩君子之門壇宇影闢智力響赴司農禮器何隊膏肓萃業斷之專

楊夢雲

古清

音即夜亮
擬去常意別
抒已見

家造儒林之絕學。紅休之畧既通。綠錯之文咸究。至于方聞迪牖。重差夕桀之章。宮體裁箋。片石韓陵之譽。年十七中戊子科舉。人辛卯成進士。官檢討。丁酉有許太夫人憂。機乍斷而長悲簪一抽而終決。堂案儀鄭志。惟傳經先生自此遠矣。方先生之在翰林也。英英如雲。介介若石。當令甲編排之歲。仍傳丁聳峙之年。樓指翹林。爭入次卿之館。脅味爽。怕汙兩相之茵。乃能宴處衡廬。旁嘖囊粟。良所云斧藻其德。渠枯其行。循循不緇。隆隆恐墜者已。龍蛇紀歲。賢人並嗟。有王母之喪。負孝孫之慟。家屯既構。外侮孔棘。蕭條總帷。方在堂室。平反藏牘。迄更時序。維南有山。喬陰暫徙。窮北已雪。庭花弗榮。故乃溯江淮。走河洛。奉版輿者百舍。實困券者十雙。雨濡衣蓋。暴日旋乾。夢接衾枕。見星又作。羸體善病。清神易傷。況復日不再中。貫窮九變。火焚莫救。山有玉而先摧。霜肅無時。草拔心而亦死。長沙之舍。獨應鵬來。通德之門。半塵鼠跡。此勞人所同慨。尤生民之極艱。雖然晝夜之期。哲人所閔。戀淹連之度。上士所不疑。而或者徒以命不副才。官嗇子過為斯人惜。抑又未矣。昔也安石歸山。陽元在宅。留母踰月。坐輒忘晷。綿絮玩其英華。礪砥叨其攻錯。秋以青谿偏宇。偏契言提。寶樹聯聲。粗諳體要。人琴頓絕。馬策空提。記小同與。

雖爲好語之
詞然非軒者
述實足千古

清甚

童重亦作洋
童疎樸有致

寫意入微

寫意入微

體和潤亮情
韻則多非

食之時先生已卒有子擬中郎無愧之作後死忍與斯文贊曰桓桓雙闕有此世
家其生也感蓬折于麻白華篇人書爲我勵萬篇詩存莫之已底百行斯融一經
維則以我溝猶逮承靈沒獲人久亡奚而運斤酌彼重泉曰質先民

周折中度之作 某伯

。 頤園讀書記

劉嗣綰

頤園者方伯百菊溪先生讀書處也拓地十分結齋三楹遠離市塵略眞邱壑反
逕通曰盛廊互雲閣折而西綠以花木小屋疑艇浮來江湖危亭補樓飛入屏障
主人既出蓬蒿奪門蟲餘悲號鳥爲歎息許子青士避器其間遊神蕭遠涉覽明
瑟得林屋之勝致申樂阿之晤言奚僅而外惟攜破書石友不來乃對古硯余以
暇日巾車來遊時方窮冬籬落寒色積葉平檻棲塵在染苔印滿世履綦猶新竹
粉墜空衫袖忽古幽步徐引素襟遂開松吹落落如助清吟之聲藤陰盤盤別成
奇字之梅花塢四壁蘆簾一重寓公致佳日夕栖止爐烟出戶隨風低高墨雲過
窗與石凹凸月白而烏夢長午雨晦則鷄栖不晨以茲景光彌觸身世俯仰傳舍
流連索居眷我同好城隅間隔杜老茅屋難免秋風之歌白傳蕭寺空傳春草之

略作感慨不
盡低徊

宛轉思深
幽景閒情紛
聚相引
結意皆遒

什良會苦少芳時已非古懼不綿清興斯邀請告諸子為過從焉僕將抽毫圖爾
主客

矜鍊名貴 某伯

○ 山中與鮑若洲書

劉嗣瑯

山中十日庭樹報秋離形絕塵曠如自遠童子云儼然獨處惟山之意僕始得之
矣故人不見城闌致隔聲效猶昨景光迭新山木悅君而不知嶺雲怡我而誰贈
顧此天繪惜無畫圖足音窅然使人失盼夫一日之感采為勞千秋之思撫松
成愴以余多恨能無眷眷山齋雖僻亦足晏娛鐘聲上雲簷翠下雨冷泉咽其清
夢瘦竹搖其古魂山鬼宜笑時來臺蘿野狐工媚乃復拜月一燈熒然輒墮遐相
頗望足下能來同之昔人千里相思猶復命駕況僕與足下近在咫尺哉樵風載
塗朝暮可至幸弗令山中人停琴而久思支筇而長望也

幽秀 某伯

○ 與王秋塍書

劉嗣瑯

寄跡宋中獲交大雅山木載詠關雎是佩序連輿詣竹並馬看花夷走木蘭之詞

清朝駢體正宗

卷二

六

情景兼至

詩趣

筆意動宕

偶然適意豈
必有為此種
清福正非易
修

尚銅堂原集
起作足下刊

卷十

鹿遊牡丹之院。古臺十里。舊雨一時。簡折鄒枚。壇傾高李。將今方昔。良為多幸。別
來半載。用感九秋。足下棠陰益繁。階草方綠。牘下如水。琴鳴有風。昔松中散有言。
一行作吏。此事遂廢。及觀于足下。不然謂矣。僕依都下。如滯周南。屬者徙居。寓園
春告暮矣。此間風景。殊類江鄉。然岸柳十圍。不解留客。山桃一面。即能笑人。耳目
異觀。未識何故。宅折而西。一水環帶。寬可彌畝。亘以長橋。橋東有亭。欄檻相亞。幽
鳥隔竹。如聞宮商。游魚啖花。不辨紅紫。雲臺汪叟君之故人。輒攜一尊來。憇日暮
淙雲歸山。止水遶屋。頗悟齊物。因知樂天。倘亦浮沉人海之中。跌宕風塵之外。春
哉。足下一官。萍鄉。綿歷年所。側聞老生。密通湖莊。樵蘇未替。風烟猶昔。鄰父瓦盆
可當。歌唱免時釣石。行就畫圖。仰給衣食。我百株之桑。俯役奴僕。足千頭之樹。一
代籌不覺神往。夫人方致出谷之慕。僕乃為還山之吟。不知足下十年以來。得
幾僕也。野人之言。附博一笑。幸最光彩。毋忘德音。

托思雋永

某伯

。貽友人書

劉嗣綰

長江帆駛。聞在杪秋。道出鳩絲。冀展良覲。比奉故人告。知足下因舉孝廉。方正迫

江之權竊意
直出鳩茲當
晨良親與此
吳
先為一原
次為真決之

兩相比較優
絀自見

此史權其得
失

戒親切直處
於咄咄逼人
矣

子歸里足下名場坐困垂二十年倚閭之望未知所慰竊體介母求祿之意冀遂
毛生捧檄之願足下之心亦良苦矣顧進退出處所當三思古者周崇六行仁讓
同興漢制十科賢良並策朝重端門之典世高講幄之風大儒循吏鮮不由此方
郡邑之舉也足下當固辭不能以曹邱之揚自解于毛遂之薦也且名者實之賓
也誠使素履有孚嘉遯無悶歸厚之門昔人所旌通德之里過者猶式如徒以名
焉而已李良名流取之以誠子弟公謹才士黜之以懲風俗彼葉公所好之龍騰
笑乎公卿羊公不舞之鶴貽嗤乎賓客由來舊矣夫人即至哲必不能掩己之短
以棄人之長人即至愚亦必不肯棄其所工而用其所拙今足下既不獲焚棄筆
硯刪除詞藻就繩墨之訓務希帛之言去文苑而入儒林舍文章而談道德則必
至名實不相符言行不相顧虛車不足以行遠贗鼎不足與入廟繁而無用致歎
匏瓜華而不實貽譏桂樹若足下者為麒麟之楹耶為鸚鵡之車耶僕竊為足下
不取也僕學植未成行能無算前望脣途茫無所託顧以知交之雅聊盡忠告之
道齊甘荼苦鑒此區區足下勿濫南郭之吹免貽北山之笑也幸甚

諷諭曲當辨亦清禪 某伯

。與張臯聞書

劉嗣綰

洞悉世情直
抑胸臆言之
真切可當友
誼臨絕

門戶

浮偽

事親

執別以來旬月軫結追維緒語爲愛良多叔向居晉能知酸澁之心士會去秦不
忘繞朝之策古抱今情斯眷眷已足下胸藏鳳毛談折鹿角中正克守質文互宣
以此鏡別眾流裁成嘉謨嵩陽之館匪遙華陰之勢將盛都門人海品類尤難炙
手可熱盟心易寒一貴一賤翟公之所接門勢交量父劉峻之所著論固已堅我
崖岸屏之陸庭魯鐸表其高風齊字除其滲奏矣若乃奇振于獨氣求于同山桂
一餐苦空並色不以榮悴易不以出處殊而六蔽未開三益固取終無補于學問
未足語夫性情蒙有感焉請陳其畧昔季斯吳起別派衍于西河力壯容區傳薪
極于鬼谷太邱之道宜廣河汾之教貴宏若拘守師箴堅持黨議以矛刺盾借筆
操戈輸墨攻守交肆譁張高赤異同各爭紕繆南轅而不知北轍東向而不見西
牆其惑一也圭臬之樹儒者以之飭躬韋弦之佩風人于焉尚志如徒履製魯風
裳縫唐俗擗康成之帶小子夏之冠謂可陳繇最以居功擁皋比而講學則巫俗
恒多禹步伶人亦托夔宗屢歎褐者之服許議鴻臚王式博士之衣貽譏狗曲徒
操偽尺終屬虛車其惑二也朱雲之叱張禹朝廷旌其直名沒黯之數張湯道路

今証

誠訛

葉飾
忽本作難

俳諧

服其公罪。今之尚意氣逞譁論者。攝次公之衣。使灌夫之酒。正平之鼓。入座而即。過安道之琴。登門而輒碎。是則野兕多狂。山膏善罵。縱無譏于桀犬。豈有當于堯。羊其惑三也。言者心之聲也。名者實之歸也。孔璋不嫺乎詞賦。而謂風同。長卿孔。昭不審乎經術。而欲名齊董。相詆訶作者。唐突古人。自蔽益深。自處愈妄。方且雕。龍之辯。出入縱橫。捫蝨之談。凌躐玉霸。語道德則闕。西夫子。論經濟則江左夷。吾。其惑四也。五噫之作。梁鴻欲以悟君。三良之篇。陶潛豈嘗忘世。如徒感傷時命。悲。憫天人口著罪言。手標謗史。而旨不歸于忠愛。教顯悖乎溫柔。韓非說難孤憤。無。端揚雄反騷離憂。安屬其惑五也。董子曰。先質而後文。左志而右物。故明體正以。達用。佩寶乃能銜華。或者棄絕學之丹青。耀虛名于朱紫。曾編齊紉。徒增其文飾。宋畫吳冶。競艷其浮榮。則雖刻楮忘年。鏤冰費日。亦不過燕客藏璫。鄭人買珠。葉。公之好。似龍何如。伯樂之相真馬乎。其惑六也。若夫山頭射虎。李廣能飛。帳下聞。鷄。劉琨忽舞。天下事固有莊論正襟。危言動色者矣。設使石磯少激。竿木多頑。枚。臯則目以為俳。鄱陽則伊其善謔。齊纓索笑。楚袖貢歡。賓戲方陳。客難繼作。雖樂。廣之談清耳。匡衡之說解頤。祇足娛人。無關勵世。是直以儒為戲。要用以禮為羅。

意主尊嚴師
道全書歸宿
在此

自負語

謂亦作為

質實言之
凝鍊

其惑七也。蓋源正則流清，本堅則末茂。友盡忠告之道，師有觀摩之方。朗甫晉卿，今之志士，從足下遊，必不至規瑱其言，鑿柄其行也。特質未化，氣未純耳。夫孺子以取履成名，王生以結襪養重足下，顧不能得此子弟哉！以水濟水，其道將窮。以柯伐柯，其則不遠。循循善誘，則吾聖人教已。僕之適歸，不家食吉。曩者結習茲焉，日除經史而外，迺涉老莊狂狷之間，可居夷惠，每喧囂雜處，得所鎮定，蕭寂獨居。知所激發，治心之要，差謂得之。敢告足下，亦殊不願足下之告人也。願言之隱，我懷如何。得暑，暑軀為道自愛。

炙輠通才慧辨無礙

某伯

。與蔡沆霞書

劉嗣綰

自發南中，風雲錯互，離遯之感，沈鬱彌襟。華思頓彫，瑞音不嗣。清商告節，君子維宜。曹務多暇，定資道勝，守默希元，采真養素。弗以朱轂厭其青，擅竊覽時人。歎茲旨趣，僕之南下，江淮告災，隄岸摧魂，村墟焚燬，負薪塞土，迄無成功。湖身浸高，河勢倒注，豈惟陵谷始歟？變遷朔飲，濫觴匪伊。朝夕舟艘比阻，往來殆絕。勞歌動地，呼聲殷天。流民播蕩，未復邦族。鴈戶遍野，雉羅彌澤。生涯無藉，坐益窮蹙。一囊之